



赣地先贤

1 洪始有居 人始歌舞

韦丹(753年-810年),字文明,京兆郡万年县(今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)人,系唐朝循吏、水利专家,郡襄公韦孝宽六世孙,赠州刺史韦政之子,著名书法家颜真卿,是他的外祖父。

唐宪宗元和二年(807年)正月,韦丹任洪州刺史、江南西道观察使,统揽江西境内所辖洪州、虔州、饶州、吉州、江州、信州、抚州、袁州八州三十八县政务,可谓一方大员。

汉代初年建城的洪州城原为土城,位于今南昌市青山湖区湖坊镇黄城村一带。唐代初期西迁,临赣江、抚河。

韦丹抵达洪州后,见惯长安通衢大道、楼台大厦的他,被眼前的情景惊呆了,王勃笔下盛赞的“洪都新府”,此时“屋舍以茅竹为俗,人火之余,烈日久风,竹篔自焚,小至百家,大至荡空。霖必江溢,燥必火作,水火来攻,人无固志,倾摇懈怠,不务旬月生产计。”

面对棚屋杂乱、沟汊交错、小丘起伏、俨然乡野大村庄的洪州,韦丹没有怨天尤人,而是大刀阔斧,开始重新规划这座城市,很快启动了大规模的改造工程。

杜牧在《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》中记述,韦丹“教人陶瓦,伐山取材,堆叠亿计。人能为屋,取官材瓦,免其半赋,徐责其直,自载酒食,以勉其劳动。”用今天的话来说,大意是,韦丹请来制瓦的师傅指导洪州人制瓦,教洪州百姓建造瓦房,并规定,凡是有能力建造瓦房的,可以到官府领取建材,免除一半赋税,官府还以成本价将物资赊账给居民,可慢慢还,不催账。

令人赞叹的是,韦丹十分关注在外流浪的百姓,由官府筹资建房,随时欢迎游子回乡入住;对于无力建房者,官府予以资助,解决其后顾之忧。

通过官府大力扶持,洪州城的重建艰难起步,蹒跚前行,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“凡为瓦屋万四千间,楼四千二百间,县市营廓,名为栋宇,无不创为。”韦丹还“复作南昌县”,将南昌县衙从城外迁入城内,并且“别命置南北市,营诸军”。洪州开始有了行政区、居民区、商业区的划分,街道纵横交错,南北七里,涵道布局科学,亭台楼阁错落有致,整个城池扩大了一倍。引进先进的种植、纺织技能,移风易俗,开启民智,一项一项举措,使洪州迸发出无限活力,短短几年,便甩掉落后、贫穷的帽子,一跃成为江南第一都会。

杜牧后来评价说:(韦丹)于洪之功,洞无千古。洪州,开始有了都市模样。百姓,开始有了青砖瓦房。楼台上,歌之舞之,赞美这如同浩荡阳光一般的日子。

2 训劝守吏 勤勉为治

赴任江西之前,已经五十五岁的韦丹担任着晋州刺史、晋慈隰三州观察使御使一职,被封为武阳郡开国公,食邑二千户,他完全可以过着锦衣玉食、无忧无虑的日子。令人瞠目结舌的是,韦丹向唐宪宗上书,认为国家给予自己高位厚禄,三州又非要害之地,不足以尽职,希望能够允许他调任不发达的江西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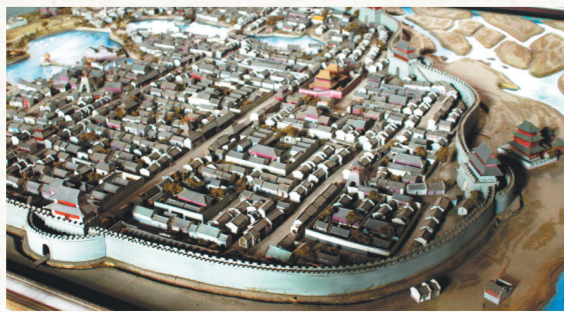
虽然浸淫官场日久,可是韦丹依然保持着刚正不阿的风骨。单枪匹马进入吴头楚尾的江西后,他立即对官场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,雷霆出击,整肃风气。

据韩愈所撰《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》记载:“公既至,计口受俸钱,委其余于官。罢八州无事之食者,以聚其财。”韦丹一改以往官员按职务领取薪水的规定,要求按照官员家庭人数的多少发放俸禄,对多余部分悉数充入国库。为了防止“雷声大雨点小”,他带头遵行,抓好落实。同时,毫不留情地清理那些吃空饷的官员,削减那些懒政怠工的官员,他把这些省下来的钱全部用于城市建设和改善平头百姓的生活。

无疑,韦丹的所作所为掀起了惊涛骇浪,整个江西官场如同大地震一般。向朝廷弹劾者汹汹,联手叫阵掰手腕者势众,谩骂者、威胁者、诬陷者、示威者哗然于州县。然而,铁血丹心的韦丹,迎着如雨矢石,无畏不惧,将改革进行到底。

江西自古为鱼米之乡,洪州设有多个粮仓,以备不时之需。《新唐书·循吏列传》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,偶然间,韦丹查出一名主管粮仓的官吏在十年间“亡三千斛”,不由震怒,下令抄没其家产,从中得到一本账册,竟然“乃权吏所夺”。韦丹火速召集所有涉案的高级官员,明明白白告知:“若恃权取于仓,罪也,与若期一月还之。”众人汗流三重,纷纷低头认错,无不在第一时间归还不义之财。

韦丹治理江西三年,是赣鄱大地滋润的三年,百姓真正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。一系列水利建设的推进,既解决了洪涝隐患,又保证了农田灌溉无虞,为江西的社会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,航运、木业空前发达,冶炼、陶瓷业风生水起,江西每年通过漕运输送的大米,仅仅给渭桥仓便达到一百二十六万石。韦公堤也成为南昌的游览胜景。明代欧大任在《春日豫章游览》中写道:“章江门外江水平,南浦亭前春日低。桂楫兰桡容与,晚风摇过斗门堤。”



南昌古时的城廓图(模型) 记者毛江凡摄



今日南昌一江两岸俯瞰图 王 祺摄

3 筑韦公堤 设武阳渡

他虽出身官宦世家,却不追逐名利,是一位清正、廉洁、贤能的官员。

他公心至上,勤勉自律,以民生为己任,与其说是“治民第一”,不如说他是“为民第一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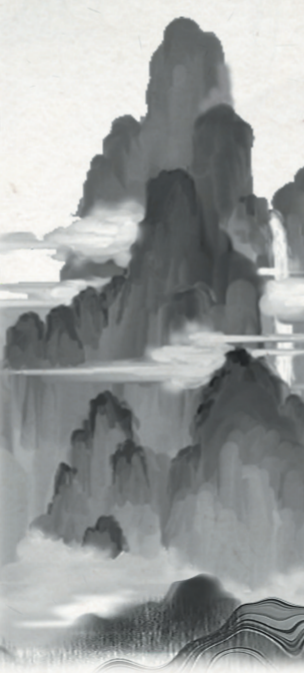
他组织民众在赣江筑堤十二里,抵御洪水,被称为“韦公堤”,是南昌治水史上著名的民心工程。

他还在抚河建议渡,方便两岸百姓往来,被称为“武阳渡”。

他离任后的第二年,赣江发洪水,“江水平堤,老幼泣而思曰:‘无此堤,吾尸其流入海矣。’”

主政江西三年多,他整顿吏治,改善民生,建城筑路,兴修水利,发展贸易,使洪州成为彼时的江南一大繁华都市。

他就是被世人称颂的唐代洪州(今南昌)刺史、江南西道(今江西省)观察使——韦丹。



4 德被八州 老幼思之

然而,木秀于林,风必摧之。元和五年(810年)夏天,诬告这条毒蛇再次游向长安,“告丹不法,诏丹解官待罪”。虽然真相最终水落石出,诬告者被认定全部是不实之词,但遗憾的是,韦丹已经不幸于这年八月六日病故,身后萧然,“家无剩财”。次年,赣江爆发百年难遇的滔天洪水,江水被挡于大堤之外,看着滚滚浊浪,城墙上的洪州百姓情不自禁地思念起一代廉吏韦丹,许多人忍不住流下热泪,感慨道:“无此堤,吾尸其流入海矣。”

若干年后,唐宣宗李忱读到《元和实录》关于韦丹政事卓越的记载后,向时任宰相周墀问道:“元和时治民孰第一?”周墀回答说:“臣尝守江西,韦丹有大功,德被八州,歿四十年,老幼思之不忘。”唐宣宗又问:“丹有子否?”与好官。“乃拜其子韦宙为侍御史,三迁度支郎中。”

与韦丹同时代的韩愈后来出任袁州(今宜春市)刺史,有感于韦丹在江西一心为民的事迹,写下《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》,详细记

录了韦丹“谦谦为人,矫矫为官。爱及江西,功德具完”的一生。晚唐杜牧在南昌任职时,亲身体验到洪州百姓对韦丹的感情,尽管时过境迁近二十年,“稚老歌思,如丹尚存”,感动之余,诗人撰写了《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》,赞美韦丹造福赣鄱百姓的丰功伟绩。

其实,像许多文官一样,韦丹内心渴望过上一种山水田园、闲云野鹤的生活。这一点,从他遗世的两首诗歌中可窥一斑。一首是《思归,寄东林澈上人》:“万事纷纷无暇日,浮生冉冉只如云。已为平子归休计,五老岩前必共闻。”一首是《答澈公》:“空山泉落松窗静,闲地草生春日迟。白发渐多身未退,依依常在永禅师。”两首诗,都是韦丹写给云游东林寺的高僧灵澈的,二人交情甚笃,经常写诗唱和。不过,灵澈并不支持韦丹归隐五老峰的想法,直接回了一首《东林寺酬韦丹刺史》:“年老心闲无外事,麻衣草座亦容身。相逢尽道休官好,林下何曾见一人?”一语成谶,视为官如“为人父母”的韦丹,终究无法放下那颗人间烟火心,一生没能摆脱仕途的挣扎与困惑。

千年时光如花开花落,赣地防汛治水的脚步从未停歇。我们不能忘怀,始终秉承“忠君爱民、为政以德”的韦丹曾经为江西地区的开发和發展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。追思先贤、铭记美德,最好的方式便是手执玫瑰,日久生余香。

赣江清流如故。武阳渡口物是人非。一切,愿如清代诗人王士禛所言:“他年韦丹碑,会见留江皋。”韦丹这个名字,将永远镌刻在赣鄱大地的史册上。

不管如何,千年前的韦丹有许真君之风,俨然当世大禹,以只争朝夕的精神投入洪州乃至江西全省的水利建设,“凡三年苦心,去千岁大患,兼之灌溉种苧,丰其衣食。”他经常微服私访,深入乡野民间考察社会风情,了解老百姓的真实生活。

这一天,韦丹来到洪州城外南部的抚河边,发现这一带河道宽阔,水流湍急,普通的小船无法平安渡人,当地的百姓无奈之下,只能绕远路过河往返,极度不便。凝视着汹涌的波涛,听着孤鸟凄清的鸣叫,韦丹的心无比沉重。他带着随从,沿着抚河走了多个来回,反复勘测探讨,决定由官府出资建造大型渡船,设立专门渡口,每天免费为两岸老百姓提供摆渡服务。消息传出,抚河沿岸百姓奔走相告,一片欢腾。

时间河流带走不走那些一心为民的贤者,为了纪念韦丹,百姓们以其封号“武阳郡开国公”命名此渡口,叫“武阳渡”,随着渡口日益繁华,渐渐形成集镇,这便是南昌县的武阳镇。

作为南昌市城南抚河要津,武阳渡留下了不少文人墨客的吟咏。南宋洪州新建诗人袁夔在《武阳渡》中写道:“一舟小如叶,横在波涛中。纷纷川上人,欲渡愁北风。有帆天际来,渐近渡苇丛。寄声与问讯,恐是陶朱公。”宋末时期的东乡诗人艾性夫有同题诗道:“空蒙水气湿溪烟,闪烁沙星照客船。一片西风吹酒醒,秋容多在雁云边。”自嘉熙元年(1237年)任袁州知州始,福建莆田诗词大家刘克庄在江西待了三个年头,多次经过武阳渡,写有《归至武阳渡作》:“夹岸官厅扫棹花,高城已被近云遮。遮时留取城西塔,篷底归人认家。”

明人徐舫《桐君山》有诗云:“县近故庐堪认姓,鹤归华表自呼名。”元末隐士丁宗启也有诗云:“当年一觉扬州梦,华表归来又姓丁”,家族的认同归于“华表”,而对于离乡背井的子孙后裔来说,在江西原乡本族老家的“华表”上找着自己的“姓”与“名”(又称“表字”),是何等的狂放喜悦和自我慰藉。因此,笔者认为,“江西老表”的含义,在这里就具有了双重意义,一是指江西原乡老家本族的意思,二是指登科致仕被刻录华表的意思,这样的解释,或许可为“江西老表”的内涵与由来,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角度。



文化视野

也说“江西老表”

章军华

“老表”一词成为“江西人”的特定称谓,不知始于何年。新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曾多次在公开场合称“江西老表”,让“老表”成为一个“热词”,也成为“江西人”头上的桂冠。然而,“老表”一词究竟何得来,又如何专以冠名“江西人”,坊间众说纷纭,各有各的说法和道理,至于标准答案,反而不显得那么重要了。

南怀瑾先生考证“老表”一词时曾说:“又如江西人称为‘老表’,是最亲切最好的称呼。其由来是古时候战乱,江西人很多移民到湖南。许多年后,后代子孙回江西扫墓,认出是表亲关系,而成老表。”笔者认为,这里有一个常识性问题,江西人的“表亲”关系,只是一些特殊时节(今“走动”或婚嫁丧娶,或科举升迁,或华居生诞,甚至“中元”节“送寒衣”(俗称“烧衣纸”,仅限送当年逝者)等,决不会在“冬至”或“清明”这两个重要时节“走动”进行扫墓,扫墓属于宗族祭祀范畴,不可能扩大至“表亲”层面。如《宋元学案》卷八十(“鹤山学案”)云:“祭非正主,则不厌不暇,不旅不酢;非同姓同宗族,则不得与于祭。”所以,即便是那些“填湖广”移民的“老表”回江西扫墓,笔者认为只能是“宗亲”,而不太可能是“表亲”。

尽管如此,目前学界有关“老表”称谓的来历,仍有多说。一为“图腾说”,来源于“华表”,“表”指“木”,“老表”是图腾表柱的土俗语,在江西族群中的留有远古记忆;二为南怀瑾的“表亲”说;三为“老乡”说,源于赣南客家,从粤东迁来的广东人称当地人为老表,即老乡;四为“罗盘”说,宋元以来江西看风水人多,风水术士必带“罗盘”,外地人称“老表”;五为“道士”说,宋《元祐书》中称和尚为“光表”,道士为“老表”,此为当时俗称;六为“皇恩”说,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为感当年江西万余百姓救护脱险之恩,许诺江西人以“老表”相称。

值得重视的是,南怀瑾先生“表亲”说里,提及江西裔裔“祭祖”,按《仪礼》的墓葬规矩,墓前立有“华表”(木)用于彰显与守制,民间通常称“老表”。据《读礼通考》卷九十九载《续齐谐记》张华为司空,于时燕昭王墓前有一班班,化为书生,欲诣张公,过问墓前华表曰:“以我才貌,可得见司空否?”华表曰:“子之妙解,无为不可……亦当深误老矣。”《骈志》卷十四也有载“狸狽老表”,“老表”与“班班”的故事详见晋干宝《搜神记》卷十八。因此可知,按礼仪规范言“江西老表”,属于迁徙湖广的江西族人对江西本土同姓同宗同族“正主”先贤(王者级别)墓前“华表”的通俗化尊称,前提是以“华表”为母题的这个推论成立。

我个人以为,图腾说即“华表”论是站得住脚的,以祭祀礼仪俗释而来,符合中国传统礼仪习惯。从训诂学角度上讲,“老表”二字,类同“老华”“老虎”等均属固定用法的偏正词组。“老”字解释,按今人理解有“相同”“关系亲近的”等双重含义。而“表”字,《康熙字典》有释为“立木为表,表其位也”,这就是“华表”。

“华表”最早的作用是设在宫殿、陵墓等大建筑物前面做装饰,最初为木质结构,顶端横木相交,有如花形的巨大木柱,用以表示王者纳谏,或路径标示等,东汉时开始用石柱结构。可以看出,“华表”是代表一定等级观念礼仪体制的呈现,白居易贬谪九江时曾作诗云“江回望见双华表,知是浔阳西郭门”,则知唐代江西郡县城门前就有树立“华表”的礼仪形式。南宋时抚州知府方岳有诗云“华表自兹新进士,废人并起耽浮屠”,则知宋代有将新科进士刻记在郡县“华表”的习俗,这种风尚一直流行至清代且有发展,说明清乾隆年间已出现“华表”刻题乡贤名录于“坊”里的风俗。

正因为此,“华表”成了家族迁徙或子嗣传承的一件重要凭证。科举鼎盛的江西家族,在元末明初迁徙“填湖广”时,必定会带上刻刻乡贤功德名录的传家宝“华表”,而当时裔子孙回江西寻根问祖、清明祭奠之时,江西老族本土的“华表”,就成为他们认祖归宗的重要法典和凭籍,所谓“华表记千年”(张九龄诗),查“表”上姓氏及先贤名录信息,就成为认祖归宗的重要依据。

明人徐舫《桐君山》有诗云:“县近故庐堪认姓,鹤归华表自呼名。”元末隐士丁宗启也有诗云:“当年一觉扬州梦,华表归来又姓丁”,家族的认同归于“华表”,而对于离乡背井的子孙后裔来说,在江西原乡本族老家的“华表”上找着自己的“姓”与“名”(又称“表字”),是何等的狂放喜悦和自我慰藉。因此,笔者认为,“江西老表”的含义,在这里就具有了双重意义,一是指江西原乡老家本族的意思,二是指登科致仕被刻录华表的意思,这样的解释,或许可为“江西老表”的内涵与由来,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角度。



祠堂是老表们认祖归宗的纽带 云飞摄



本版主编 毛江凡
美术编辑 杨 数